

# A Case Study of the Poetic Imagery of Contemporary Po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xperience—Taking Jia Qianqian as Example

Zixuan Shang

Hun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Technology, Changde, Hunan, 415000, China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aily turn” in Chinese poetry in the 21st century, Jia Qianqian takes daily life as her creative setting and physical experience as a crucial dimension. Her poetic images have sparked controversies yet possess distinctive research valu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daily life poetics and body phenomenology, this paper explores her poetic imag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xcavation of daily poetic qualities, the breakthroughs in physical images, and the manifestation of life attitudes, aiming to delineate the internal logic and uniqu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er poetic imag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Jia Qianqian's creations have expanded the imagery vocabulary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providing a representative practical text for the “daily turn” of contemporary poetry. Despite existing controversies, her works offer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paths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21st century.

## Keywords

Jia Qianqian; life experience; poetic images; daily life poetics

# 生命体验视角下当代诗人诗歌意象个案研究——以贾浅浅为例

尚子轩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湖南 常德 415000

## 摘要

在21世纪汉语诗歌“日常转向”背景下, 贾浅浅以日常生活为创作场景、以身体体验为重要维度, 其诗歌意象引发争议却具独特研究价值。本文以日常生活诗学和身体现象学为理论支撑, 从日常诗性挖掘、身体意象突破、生命态度彰显等三方面探究其诗歌意象, 力图勾勒出其诗歌意象建构的内在逻辑与独特审美价值。从这一视角看, 贾浅浅的创作拓展了现代汉语诗歌意象词汇与审美维度, 为当代诗歌“日常转向”提供代表性实践文本, 虽存争议, 却为理解21世纪汉语诗歌多元路径提供独特视角。

## 关键词

贾浅浅; 生命体验; 诗歌意象; 日常生活诗学

## 1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批诗人开始将创作目光从宏大叙事转向平凡生活, 试图在柴米油盐、街头巷尾中发现诗意。这一转向与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有内在契合, 即强调生活的本真价值和个体经验的独特性。贾浅浅正是在“日常转向”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的诗人之一, 尽管她的部分诗歌因内容引发较大争议, 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导向也受到诸多质疑, 甚至被认为不符合大众对优秀

诗歌的普遍认知。对于作家的认知和评价, 是专业、公众、时间等多维度共同形成的<sup>[1]</sup>, 个性鲜明的创作风格必然会引起争议。本文以贾浅浅为个案研究对象, 通过其的部分作品作为分析对象, 从生活化场景意象、世俗偏见内容的意象表达、生命意象背后的生活热爱三个方面, 对贾浅浅诗歌进行系统分析, 并结合相关理论, 揭示其在当代诗歌“日常转向”中的独特价值。

## 2 贾浅浅诗歌中的生活化场景意象: 日常生活诗学的实践

### 2.1 日常琐事的诗意呈现: 以童真视角活化平凡场景

日常生活诗学的核心在于“在平凡中挖掘生活的诗性本质”。贾浅浅擅长以童真视角消解日常琐事的“非诗性”,

【作者简介】尚子轩(1986—), 女, 中国湖南常德人, 硕士, 副教授, 从事文化艺术教育研究。

让平凡场景焕发生命感。例如争议颇大的《朗朗》：

晴晴喊 / 妹妹在我床上拉屎呢 / 朗朗已经镇定自若地 /  
手捏一把屎 / 从床上下来了 / 那样子好像一个归来的王

“拉屎”本是被排除在诗歌审美外的“生理琐事”，但诗人以“童真视角”消解其“污秽感”：孩子“镇定自若”的神态与“归来的王”的比喻，将生理行为转化为“自我意识觉醒”的童真表演。这种转化并非美化日常，而是在平凡中挖掘“人的本质力量”——孩子对身体行为的自然本真体验，这种呈现并非美化，而是把日常琐事还原为承载“生命主体性”的意象。

再如《早餐》中：

他把鸡蛋黄抹在脸上 / 说这样就能变成太阳

从成人视角看，是一个吃早餐“不省心”、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顽皮孩童，但作者以孩童视角，把蛋黄与太阳的联想，虽然简单却也捕捉到孩子以身体体验世界的方式，却充满想象力，展现了日常生活中潜藏的诗性瞬间。

贾浅浅的童真视角并非简单的“可爱化”处理，而是通过孩子的眼睛重新看待世界，那些孩子无意造就的让“成人头痛”的场景为什么在孩子的视角下却充满着快乐？贾浅浅的诗打破成人世界的功利与偏见，这种视角转换使得最平凡的日常行为不再是无意义的琐事，而是生命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所描绘的那些“脏乱差”的生活化场景甚至比其他诗歌中的美人、美景、美事更能触动读者。

## 2.2 生活环境的意象构建：以乡土与市井还原生活全景

贾浅浅的生活环境意象呈现“乡土”与“市井”的双重维度，共同构成完整的生活图景，且有着独特的视角。在乡土题材中，她拒绝传统田园诗的浪漫化处理，而是呈现未经过滤的自然生命力。比如在《旷野》中：

田埂上有着牛群 / 沼泽地里蚊声轰然如雷

这里没有聚焦传统诗歌审美追求的静谧牧歌，而是充满喧闹与野性的真实场景。田埂的质朴、牛群的灵动、蚊声的轰鸣，更能体现出生活气息，共同构建出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场域，传递出原始而强烈的生活张力。

市井场景的书写把镜头远离繁华与喧嚣，把镜头转向更为平凡的小巷甚至是一些被边缘化、遗忘的角落，同样体现了她对“琐碎之美”的捕捉。如《傍晚》中：

路灯把影子泡软 / 菜市场残留的烂菜叶 / 还沾着夕阳的暖

聚焦同样被世人视为废弃物的“烂菜叶”，它们本是被将遗弃事物，“夕阳”让读者回顾起熙攘热闹的菜市场的一天，更加突出“烂菜叶”的落寞及被边缘化，但是“暖”体现出作者给予的人文关注，菜市场日暮时分的残余景象此时被赋予其温度与诗意，这种日常生活诗学对“日常事物神性瞬间”的捕捉，体现出“于边缘处见温暖，于残缺中见诗意”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趣味，出让市井脱离脏乱的标签，成为人间烟火气的象征。

## 2.3 日常物品的意象挖掘：以拟人化赋予物品生命温度

贾浅浅善于通过拟人化让日常物品脱离实用属性，成为情感与记忆的载体，这正是日常生活诗学“物的诗性激活”的体现。如在《土豆》中：

它们在麻袋里互相碰撞 / 像一群刚放学的孩子 / 带着泥土的体温 / 把黑暗捂出了暖意

将土豆比作“孩子”，土豆圆滚滚的外形与稚拙可爱的孩童形象契合，以“碰撞”描绘出孩童天真顽皮鲜活动态，“泥土的体温”更是神来之笔，让读者梦回满身尘土却知足快乐的童年，体现出一代人对于本真童年的怀念与精神返乡的追求。贾浅浅让诗歌在准确表意的基础上，不拘束、不死板、不教条，体现出自己独有的特色和神韵，活灵活现，气韵生动，犹如带有生命一般<sup>[2]</sup>，这种“物的诗性激活”正是日常生活诗学的重要实践。

在《旧毛衣》中：

毛线球滚过地板 / 勾住了去年冬天的风 / 针脚里藏着的温度 / 还没来得及凉透

从毛线球到毛衣，再到旧毛衣物的时间性与生命轨迹体现亲情在时间中的编织与沉淀，给时间以空间，给时间以感性<sup>[3]</sup>，“针脚”体现出密实而持续的爱，“冬天的风”象征生活中遇到的伤痛与挫折，但在毛衣的温暖庇护下安稳度过，体现出亲情如织物般柔韧的守护力量，“还没来得及凉透”更体现出对于亲人的深切怀念。短短一句却浓缩了生命历程中的温暖与成长，画面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贾浅浅的物品意象往往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保留了物品的物质特征，另一方面赋予其情感与生命。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日常物品成为连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体现了日常生活诗学“物我相融”的理念。

## 3 对世俗偏见内容的意象表达：身体现象学的突破

### 3.1 丑恶意象的转化：以身体视角消解“污秽”标签

身体现象学认为，身体是认知世界的起点，应还原身体体验的本真意义。贾浅浅大胆聚焦“粗鄙”身体经验，和传统诗歌追求的含蓄高远的意境形成剧烈张力，但也以审“丑”拓展诗性，为世俗所厌弃之物赋予美学价值。

《我的娘》中：

中午下班回家 / 阿姨说你娃厉害得很 / 我问咋了 / 她说上午带她们出去玩 / 一个将尿 / 尿到人家办公室门口 / 我喊了声“我的娘” / 另一个见状 / 也跟着把尿尿到办公室门口 / 一边尿还一边说：/ 你的两个娘都尿了

随地小便确实是“不雅”，加之“口语诗”的形式让普通大众觉得既庸俗又低级趣味。但是换个视角，这里的“尿”在成人视角下是肮脏的不文明行为，但却是孩子通过身体模仿学习世界的方式，从第一个“娘”与第二个“娘”字，即体现出孩子对于成人世界中语言的懵懂误用，也微妙透露出童言无忌所造就无意识的语言文字的诙谐意趣。诗人

借此打破成人世界对身体行为的规训,还原身体体验的本真意义,即身体的一切功能和产物都是生命的自然组成部分,不应被人为地标签化。

### 3.2 性羞耻意象的大胆呈现:以感官意象重构“性”的诗意

贾浅浅避开直白的性描写,而是通过感官体验构建亲密关系的意象。在《夏夜》中:

萤火虫在草丛里点灯 / 你把手伸过来 / 像一只温柔的小兽 / 悄悄钻进我的掌心

这里的“小兽”比喻将亲密接触转化为自然而纯真的互动,避免了直接的性描写,却依然传递出强烈的情感温度。

贾浅浅的性意象处理体现了身体现象学的核心观点——身体是感知世界的主体,性体验作为身体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被自然地呈现,而非被道德评判所束缚。她没有设定从前为各种“主义”所构造的痛苦或不平等,而只有健康和对等的两性关系<sup>[4]</sup>,通过感官转化和自然意象的运用,成功地将性体验纳入了诗意表达的范畴,打破对“性羞耻”的标签化认知,实现意象表达的突破。

## 4 生命意象背后的生活热爱:理论视角下的深层解读

无论是日常生活诗学对“日常诗性”的挖掘,还是身体现象学对“身体体验”的还原,最终都指向贾浅浅对生活的深层热爱,这种热爱体现在三个维度:

### 4.1 对细节的珍视:捕捉生活的“本真痕迹”

贾浅浅关注的细节往往是被忽略的平凡瞬间,但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她的诗歌提醒我们,生活的意义常常藏在细微处。如《黄昏》中:

母亲在厨房里剥蒜 / 蒜皮在她指间开花

这一意象将平凡的家务劳动转化为美丽的生命过程,体现了诗人从日常中发现美的能力。再如前文提及的《土豆》、《旧毛衣》,贾浅浅聚焦的“孩子神态”“土豆碰撞”“针脚温度”等细节,并非刻意挑选的“美好”,而是生活的“本真痕迹”。如日常生活诗学所言,“生活的意义藏在细微处”,她对细节的定格,本质是对“生活每一个真实瞬间”的热爱——不回避琐碎,不过滤平凡,在细微中感知生活的温度。

### 4.2 对多元的尊重:接纳生活的“完整面貌”

贾浅浅对“丑恶意象”“性羞耻意象”的书写,是对生活“不完美”的接纳。身体现象学强调“身体体验无高低贵贱”,贾浅浅以此为据,承认“丑恶”“禁忌”是生活的一部分:孩子的懵懂、成人的欲望,都是生命的真实维度。生活同样不是完美的,充斥着离别、病痛,但她依然能从困境中发现积极意义的能力。如《病房》中:

消毒水的味道很浓 / 但阳光依然从窗帘缝里溜进来 / 在床单上绣了一朵金色的花

这一意象将医院的冰冷与阳光的温暖并置,展现了即使在痛苦中,生活依然有美好的存在。她不回避生活中的不完美,而是将其视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态度展现了

一种包容的生活态度——她接受生活的全部,无论是光明还是阴影,都视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态度使她的诗歌具有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生命意识。

### 4.3 对联结的捕捉:传递人间的“情感温度”交织

贾浅浅的意象始终承载着“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旧毛衣》的“针脚温度”是亲情,《夏夜》的“风之触碰”是激情。当然,主题体现温度的不止有温暖,还有隐隐的寒冷,以及精妙的物理与情感的温度交织。《雏菊》就是这样:

缩在三月的风里 / 把自己一瓣瓣的掰开 / 变成一朵雏菊 / 开在你面前

开在你面前 / 成为一朵小小的雏菊 / 把自己一片片的摘下 / 退回六月的风里

从三月到六月,时间的推进让读者感受到天气在升温,也映射着诗人内心的升温。“把自己一瓣瓣掰开”,如雏菊般勇敢绽放,是对情感的热切期待与主动靠近。然而,当六月风带着夏日的热烈吹拂而至,诗人却选择“把自己一片片摘下”,悄然退回,仿佛在经历了情感的起伏后,逐渐收敛了最初的热情。物理温度的上升与情感温度的降低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冷热交织的张力,不仅展现了诗人与“你”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也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疼与惋惜,仿佛见证了一段美好情感从萌芽到悄然隐退的全过程。

## 5 结语

贾浅浅的诗歌创作以日常生活诗学为根基,致力于挖掘平凡场景中被忽视的诗性瞬间。她以敏锐的感知将菜市场、孩童嬉戏、旧物细节等世俗片段转化为意象饱满的文本,使庸常生活闪烁出神性的光晕。与此同时,她更以身体现象学为方法论突破,大胆选用传统审美中“不雅”或“粗鄙”的意象并将其重新编码为生命体验的真实载体。这一尝试打破了雅俗之间的固有边界,重构了大众对“诗意”的认知框架,也挑战了传统审美,故引起极大争议。另外,基于“文二代”的特殊身份也让贾浅浅陷入“把家族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本<sup>[5]</sup>”的嫌疑,但这并未削弱其探索的文学意义。恰恰是这种不卑不傲、不饰真实的创作姿态,体现了她对现代人生存经验的真诚回应,也为重新理解当代汉语诗歌的多元路径提供了独特视角。

## 参考文献

- [1] 关未.“贾浅浅风波”背后的公众期待[N].北京日报,2022-09-09(003).
- [2] 陈晓辉.多元与迷茫时代的突破与复归——贾浅浅诗歌论[J].文艺争鸣,2020,(08):121-125.
- [3] 卢辉.时间因秘境而实——谈贾浅浅的诗[J].文艺争鸣,2020,(08):116-117.
- [4] 张清华.“像朝圣者望着恒河”——关于贾浅浅的诗集《第一百个夜晚》[J].南方文坛,2018,(06):91-95.
- [5] 悦连城.“浅浅”的争议,值得深深思考[N].河南日报,2025-02-27(008).